

秦绿枝 著

平 凡 的 断 想

上海教育出版社

GUANXIANG

PING

1267 1766

平 凡 的 斷 想

秦绿枝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郭万泽
徐欢欢
封面设计 郭伟星

平 凡 的 断 想

秦 绿 枝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崇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5.5 插页 2 字数 92,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本

ISBN 7-5320-1847-4/G·1791 定价：1.55元

生活在中下层的声音

代序

吴承惠

每当有好心的朋友向陌生人为我作介绍时说：“这就是在《新民晚报》上写《休息时的断想》专栏的作者秦绿枝……”我立刻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惶愧、局促之感。

——这不是故作姿态的矫情，而是一点也不掺假的心里话。

首先，我不喜欢“秦绿枝”这个笔名，虽然有不少读者已经熟悉了这个名字。我嫌它不男不女的、有着浓郁的“鸳蝴气”，更有着附庸风雅的俗气。它来源于李白的那句诗：“秦桑低绿枝”。但李白的诗一经我阉割地运用，无疑是大大地失去神采了。

其次，其实也是主要的，这个专栏的文章，既乏理论色彩，更无文学意味，刚登出来看看还有那么一点“噱头”，过后再看实在经不起咀嚼。当出版社同我联系，叫我把六年来写的这些东西整理一下，交给他们出本小书时，我当然很乐意，这是对我的垂青，但从头翻阅一遍后的沮丧心情也是无庸讳言的。

唐人朱庆余的名句：“画眉深浅入时无？”大家知道是比兴之作，真意说的是文章是否合乎当时的潮流。而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是否”的问题，而是一个新闻记者习惯成自然的天性了。一提笔，就要考虑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或者有些话虽然可说却轮不到我来说；还要考虑话说得如何才能有分寸，有礼节，既能想到这一面又能顾到那一面，在阴暗中让人看到光明，在埋怨中又含有希望，等等，等等。如此的左思右想，写出来的文章可免“枪毙”之虞，事后也没有听到“上面”的微词，但文章的锋芒却所剩无几，可堪玩味的地方也显得平淡了。

回想六年多以前，所以要开辟《断想》这个专栏，原也没有什么宏图大愿。作为主持《新民晚报》副刊版面的编辑，只有一个想法，怎样使版面变得丰富多彩。副刊上少不了要有言论，但言论的写法也不应拘于一格，取材的角度更要各抒所见。于是我就想到了已故的老报人、与我谊兼师友的姚苏凤先生解放前在《东南日报》写的那专栏《诸葛夫人每日清谈》，文章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每一小段谈一个问题，三言两语，点到即悟。所谈的范围大多又是家庭琐事，儿女情长，朋友来往，社会见闻。他是装作一个有识见的家庭主妇的口气来发言的，所以读者就误以为作者真的是一个女人。编者的故弄狡狯，可增添与读者对话的一点情趣，想来也是允许的吧。

我决心在晚报副刊上搞一个类似的专栏。起先

我不想故弄玄虚，爽性就请女同志来写。我问了好几位，还有远在北京的，都不想承担这一“责任”。有的说，难得写篇把还可以，固定了写专栏可不行。一是怕言多必失，弄不好又要被人揪辫子；二是也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好写，背个专栏的包袱在身上，压力吃不消。

怎么办？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我要试试，我曾经在姚先生手下受教多年，是不是学到了他的一点能耐？

我还主张，作为副刊的编辑，也应该在版面上写写文章，练练笔，过过瘾，但不宜太多，不要挤去了外面作者的地盘。

略为酝酿一下，《断想》就这样出现了。文章分成三节，以一件事作引子，想及其他，每一节自成一起讫，节与节之间似断非断，断而不断。“话到舌边留半句”，说到可以意会的时候便戛然而止。用不着过份斟酌文章的结构，尽可能使之处于一种自由、松散的状态，尽量保持一种野老草民的身份。如果说，这个专栏还有可取之处，我个人只想肯定这一点：即文章从未打过官腔，思想脉络与中下层的百姓同属一路，这与我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中下层有很大的关系。读者写信来支持我，也正是支持我没有离开他们，同他们有着相似的遭遇，相似的悲欢。

有位曾受过高等教育的西北读者说我只配写写菜篮子之类的问题，有的读者说我写的这些东西是“庸民文学”、“市井文学”。我认为这正是深得吾心

的说法，而连“文学”二字也不必加，我受不起这种抬举，干脆就说是“市井气”，岂不痛快！

高层人士也有不弃葑菲，予以首肯的。我不想举出他们的名字，免得有借以标榜之嫌。我更看重的是普通读者的鼓勵。居然有两三位在业余大学读中文系的朋友以我这个专栏为题，写成了毕业论文。我感激之余，又有着深喇的不安，因为它实在不具备可供研究的资格。有一次同一位在大学里工作的朋友同桌进餐，他说他们那里竟有两位瑞士留学生把这一篇篇的小文章剪贴成册，有时遇到捉摸不定的句子，还向这位朋友请教，问是什么意思。这两位外国留学生认为可以从我的文章里看到上海社会的众生相。

几乎每天总要接到三四封读者来信，有向我诉说不幸遭遇的，有反映问题的，有托我介绍工作的，也有托我做媒的。……“捧”我的人固然不少，骂我的也时有可见。

有好几位读者责问：“这个专栏为什么由你一人霸占了，现在你该退居二线，把这个地盘让出来了。”这话颇有辣味，却也使我感到欣慰，既然有看中它的人，说明注意这个专栏的人还是不少的。但他们不了解，这是我的个人专栏。别人想写这类文章也行，何妨再设计一个专栏，不一定非要把我赶走不可。事实上也是赶不走的，写文章不存在一线、二线的问题，只要写得动，活到一百岁也照样写。

电影《红高粱》在国外得奖，引起国内观众的注

意。我也去看了，觉得它确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我并不喜欢，嫌它太闷气，精神上得不到松弛，便写了一篇《疑惑》发表了。收到了好多封与我有同感的来信，也有三四封是骂我的，骂得真凶。有一封说我不懂电影语言，就不配谈论电影。信的最后，竟然这样咒我：“你看了这封信，不会得高血压吧！”那意思就是想把我气得患高血压而死。偏生我这人很想得开，看后哈哈一笑，但由此又勾起了与之相关的其他一些问题，便写了一篇《假使》，反映也不寂寞。

开始两年，每篇文章都不另起题目，只用一个总题。从1985年起，每篇也装题目了，头两篇比较噜苏，每题多达四、五个字，后来一律用两个字，居然坚持到今。有比较浑成的，有显得牵强的。我觉得文章的题目就是要引起人们的好奇，有人感到费解也不要紧，那就请看文章的内容吧。

说来说去又要说到“秦绿枝”这个笔名了。当初原想蒙骗一下读者，以为是个女的，但眼光锐利的读者很快就看穿了，不但看出了是个男的，而且是个老头子，因为行文的口气、笔调露出了马脚。如今势成骑虎，这个名字只好沿用下去。

最后一个问題，你还打算写多久？我的回答是：没准儿，写到哪里是哪里，到实在写不出的时候，自然就不写了。

你写的这种东西是短命的，只有几分钟的影响。是的，谁叫我是新闻记者呢？想不通这一点，也就别干这一行了。

代序的补充

书编好了，总得有篇序言，说明一下创作的动机和构思的经过之类。当然，最好是请别人来写，如能有名家赏脸，谬奖几句，这本小书的身价便会增加不少。我动过这个脑筋，又不知向哪位名家开口为好；更不知怎样开口才能让名家不感到厌烦，自己又不失身份……如此的左思右想，勇气渐消，决定还是来个王婆卖瓜，自称自赞一番吧。

再想想，还有一篇现成的东西在哪里。就是在1988年七月份的《新闻出版》（内部刊物）上发表了我的一篇《生活在中下层的声音》，是专门介绍我在《新民晚报》写的那个专栏《休息时的断想》的。这篇小文如果还有一些可取之处，就是讲了一些老实话。而这本书所收的文章，大多数是从《休息时的断想》中挑选来的。有一部份不属于这个专栏风格的文章，但写作的思路大体近似，总之是倾诉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心声，就省点力气，用来做《代序》吧。如要另外写一篇，说来说去，也还是那些话。

要补充声明的只有两点：

一、在编书的时候，我对有些发表过的东西又作了枝节的修改。

二、重新考虑了一些文章的题目，为了给读者以翻阅的方便。

最后我不能不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在出版业如此困难的时候，居然还硬着头皮出版我这种不大象话的东西。我真不知会給出版社带来什么棘手的问题，想到这里便觉于心不安。

目 录

惆怅的祝愿	1
珠光宝气	4
人的复杂性	6
尊重别人	8
衣着	10
醉酒	12
留影	14
偷窃时间	16
青年人	18
名气	20
贪玩	22
“钱经”	24
评介人物	26
真诚的爱	28
学画	30
身处逆境	32
机遇何时来	34
胸襟	36
蒙昧的聪明	38
看人挑担	40

识骗	42
代沟	44
演员之间	46
岳母刺字	48
有一种人	50
世面	52
吃盐的比喻	54
传话	56
母女情	58
名人写传	60
考分	62
写作	64
武侠小说	66
儿童文学	68
性格	70
表现生活	72
跳舞	74
扫街的姑娘	76
两件事	78
扩大视野	80
不无可议	82
胃纳	84
请客	86
小事	88
旅游	90
烫发	92

学样	94
梁祝	96
梦会	98
倒忙	100
青春	102
人际	104
凡人	106
名门	108
方便	110
记者	112
乐业	114
小店	116
话旧	118
苦读	120
妙闻	122
拼搏	124
老师	126
游记	128
悼文	131
情义	133
疑惑	135
假使	137
拷贝	140
烦恼	142
喝彩	145
想起了毛蓝布	147

歌星	149
文章是真情的流露	151
耽误了的懊悔	154
重读《儒林外史》	157
真通与摸通	160

惆怅的祝愿

青年出国之风，近年更趋于炽烈了。亲朋好友中愿去异邦闯荡天下者，亦时有所闻。有刚刚提出申请的，有正在等待签证的，也有行期已定，即将启程的，总之是人未走，心已飞了。

每当有人来对我吐露他或她的这种意向时，我当然要表示良好的祝愿，也掩饰不住我无奈的惆怅。尤其是两个已与我共事数年，彼此的感情也处得相当不错的青年朋友，说实话，我真有点舍不得他们离去。但人各有志，不可强留；勉强留下来了，也是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在工作上只怕无什建树，甚至要时时抱怨，认为你耽误了他的终身。想开一些，倒不如爽快而热情地欢然道别吧。

有时我免不了要替这些青年朋友担心，假使去的地方没有可靠的熟人，生活有把握吗？虽说那些国家都是花花世界，物质文明之丰富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毕竟马路上不是到处都洒落着金子，可以俯拾即是的。需要你拿出本事，乃至要豁出性命去拼搏的，万一拼搏不成，流落他乡，怎么办？还不如守在老家吃口安逸饭呢！

这话一说出去，青年朋友便对我“嗤之以鼻”，笑

我虽未到达老迈昏庸的地步，但冠以一顶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的帽子，尺寸大概也差不离了。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个社会，好哩就好在人人都有口安逸饭可吃，只要你不触犯法纪，不得罪上司，总能太平地度过一生。

可是，再进一步探讨，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弊端（不敢说坏）也就在于人人只好吃口安逸饭，饿不死，胀不昏。不错，你是有才能，有干劲，贤明的上司也是知道的，但也只能在小范围内稍微给点礼遇，多了就不行。因为有条文、规定的限制，有传统习俗的束缚，还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平衡，突出了你，不突出他，又要影响团结了。

现在的情况是有所改变了，但幅度太小，进程太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等不及。等到头发白了，即使好运来临，那也是没有什么意味的。”

出去了，确实有个能不能站得住脚，混得下去的问题。机会总是有的吧，“我们就是想去碰碰机会的，外面好就好在机会比我们这里多。”

这些话，我听了，似觉无理，又觉有理；是那么一回事，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反正我拿不出非常有力的事实根据来说服他们……正在黯然无语，迷离恍惚之际，忽有一位青年京剧演员（其实也有三十多岁了）来访，在闲谈中得悉，她也想出去。原因很简单，在国内没有戏唱。

“到外面就有戏唱了吗？”我问。

“出去了再说吧，碰碰机会看。”她说。

又是一个要去碰机会的。

有朝一日，相信我们这里的“机会”也会多起来的吧。那时候，社会能显示出更大的活力，说不定现在出去的青年人，又纷纷地打道回国了。